

例刊告廣
三英寸寬一英寸高為一
每行刊費一元中縫全
洋三元六角零刊費長
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報晶
社址上海
望平街

格價報定
每份一角
每月三元
外埠加郵費
廣告刊費
另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金馬牌香烟
致深人雅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伯庸醫院
美國工人太陽燈
專治一切皮膚病
（四二六一中央話電）

金少梅影集出版
處售代
上海大世界

無敵牌之出品
各種牙粉
各種香粉
各種香水
各種牙膏
各種牙刷
各種絲襪
各種襪子
各種襪子

進愛醫院
製衍堂福廣鄭
明發新
散臭狐
三每單陸雙
角瓶料角瓶料
理經總
號廿路南河海上
行烟棧泰永

警告
蚊蟲傳染
快用應牌
蚊香
蚊帳
蚊網

生殖器
器療自密秘
發售處上海五洲大藥房

職業者
欲謀
本報由南開大學設立分（女子部）英文打字速成科

人人所必需十分便利
小兒食便
小兒食便
小兒食便

敬謝名醫
身生不司患問每到實無先時遇其改先度
經愈診洋病如口食其力生以上道一生來

安樂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腎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以此丸
治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翁丹)

見式
得
廣
臺
津

遊戯撮影界之誤

遊戲世界上三朝，頗能改善其制。首
口攝影界，名亦新穎，中有二誤，然
非編者之誤也。一「蛇影者之玉照」，
闕矣玉之誤也。飾書影者，路玉珊也，
而趙玉玉玉珊，斯必影影者，貢賁
明，安胡博見，若某評劇家之強鑲金
福，戴玉迫三十三唱及黃岡一話柄
也。影影者誰，梅郎即居注珍重劇也。
二「照影者之誤」，沈某、閔某、昆劇
玉樓影，按昆班舊規，飾郎子儀，應
戴武生巾，穿藍素紗衣，蓋公正不
戴武生巾，今沈某所扮，穿蟒袍，戴
文生巾，殊離奇之至。閱某飾賈，
曲而大不見水滸，三二君皆方昆
班，而不見水滸，三二君皆方昆
曲，而大不見水滸，三二君皆方昆
伶人不知舊規，猶不足資以自命
考究有素之串客，而亦如此，真可慨

(秘译)

第四回 明大義賢女茹冰霜 拾餘骸書生弄風月

因為鎮江是個通商碼頭，西連蕪湖，東連上海，若是退得緊急，可以隨意搭上海輪，火車便不至吃人捕獲。露蘭他也是，一個老練的船客，有甚麼理會不得？慌忙忙忙，在一處小飯館裏吃了一頓飯，便駛向江邊上來，等待渡船。心裏一想，身邊這柄半付子手槍，現在手彈又都用罄，攜帶着反容易惹起人耳目。當下轉了一個念頭，揀將手槍望江心裏一慣，只聽撲通一聲，水花飛濺而起。由此轉道，一擲楊柳樹底下繫的小船，大喜道：「船裏的那個當工，探出頭來，吩咐說：誰在這裏樹腳甚麼把戲？」露蘭大笑道：「五來家，便請你渡我過江，我有要緊的事，是不能耽擱的。」那當工約莫有十多歲，光景只是雇船的客人，他不由然的便笑着，上前招攬。露蘭更不怠慢，湧身一跳，已跳入船裏。那當工上岸解了纜索，然後搖起一把橈來，吱吱咭咭，直望江心裏蕩將過去。好在那船祇有豆腐子大小，雖然也搭着一塊風篷，人在坐裏面，又不能抬槳，露蘭閒着沒事，便和那當工有搭沒一搭的攀談起來，又問他的姓名，當工笑道：「我姓名，名字久經忘記了，人都都口喊我做。」其實名也沒有哥哥，只有兩個孩兒，在這鎮江遊蕩，靠着賭錢吃酒過活，他也顧不得他們，他們也顧不得我，這到江那邊去有甚麼貴客？露蘭也將姓名說了，還待往下再說，不防船上打了一個寒風，燈時上下牙齒，索索的抖起來，暗暗叫聲不好，便團伏在艙口，那當工一盤腿，將頭裏戴得緊緊的，在那裏換巾，原來出了事，他又不知道保重，在聚賭房裏又吸了好幾盞冷水，再加上聽見張大嫂跑來報信，驚受恐懼，倉猝之間，又趕好多的路程，內傷七情，外寒六淫，一時發作起來，這病勢却很利害，幸喜他身體素來強健，二時後氣有些連呼吸都不敢叫喚，飯飯之間，也不知道那船搖了多少時候，只聽見船身微顛，名，好像擱了岸，其時滿江星斗，夜風冷然，名一見他睡熟了，正待

不忍，備唱後庭之花，要皆雲旆樂與爲緣者也。規諷皇帝，旣成往事，勸勉商女，確在斯時，記武寧坡之劇名也。誠誤，乞汪女伶之同。

出也似真然。然亦偏促更正。謂士五年不到戲園，殊多寂寞之傷。而五姑聊慰身心之暢。其間又有一林星先生。本非造謠。何必解嘲。乃稱雲台雖不到戲園。而彼客實已到院。是真語妙天下。謀成七律一首。並呈雲台。非廣陳朝舉之意。林三公。惟見句忽認錯林星字御弟。正如飛公所言。以淡韻之故。率老夫。知林星或不是我輩時云。

平生得罪雲台二。一個家兄一姑翁。
「秘苑」等內稱捉獲求豪客至。爲
庭忍怒路人聞。誤將兩耳代三耳。
最好寒雲配碧雲。不贊武家拔鳳凰。
都隨一步」一辨分。

倚虹之小說：素道愈熟，如回味之國
當然其關於倫常之作，尤能摘舉者，爲
做大家以勵薄俗。近作婚嫁之弟第，首
及傀儡婚姻二篇，皆爲寶賢之佳構。
一於手主親疏，慨乎言之。蓋舊日家
庭多合族而居，兄弟之齟齬，戚、叔
於妯娌之不睦，遂致同氣成仇。而比鄰
相損失，不安不能以義成仇，而比鄰

(寒雲)

口 侯梅話
(北京特約通信一笑)

郡下其評劇家，素號梅王，侍從之臣，
日爲梅作起居注，歌功頌德，無所不
至，近更以梅之瑣屑事，資爲談話，
不獨嘲諷，戲仿其體，爲之賡續，
亦某評劇家之欲引爲同志者歟，
梅幽卒，有目能視，有耳能聽，鼻
辨香臭，口能知五味，每日必餐，
麵或飯，均可充饑，梅之妾也，必
而下咽，其執侍梅院之姿勢，與夫

說溫

似珠之圓如玉之潤，音韻悠揚，有若其歌誦不僅音調異常流暢，即此口日之播送，亦復與衆不同（待續）

人身的藝術化（續）
（馬二先生）

溫子玉的妹丈也坐了，然後向溫子玉夫婦說：「據王醫士說，她這痘疤是卵窠發癰，忽然膨大。」

溫子玉登眉說：「一個女兒家，那有什麼卵窠呢？」

他的妹丈笑道：「子玉，你是不懂生理學的，無怪乎不明白。男女身體膨



足飭味焉。
小樓之佳處，已爲少卿道
齊及郭春山曰：演此，須知
非醜妓女，當顧到身分。始
大李七，未免太褻瀆小姐。

工力、足敵之矣。

虹雲閣 蘭芳神情妙到毫顛，翠花

坊亦必無第二人焉。

海上無第一可斷言也。其長鏡上

海，小樓所藏之羅帽小而雅緻，

也。諸君好處真好，過火處亦不能

字字清脫，必謂其如中前輩，不

而學之，不可乎？及視雪琴劇目，

師在是矣。於是即延錦芳授焉。月

信王家，且允滄臺台後，加酬月五

十元。

錦芳授曲

(尾林)

自梅蘭芳古裝劇盛行，滬上為教師者，爭相效仿，轉授生徒。而朱錦芳弟子，成名者獨多。朱為女伶小奎宮弟第，奎官嫁伶界郭彩雲，錦芳幼而依之，習藝生不工，改習衫旦。入演前年餘，及歸滬，影射爭迎之，願以性高，所以多不合。遂輟演，適蘭芳來成，即雪琴屬教諸甥女，近之。年餘技成，彰雪琴屬教諸甥女，近之所稱邵素梅者，即其所授也。既而汪碧雲、延錦芳為教師，月酬三十，即如之。雪琴名大著，適有女伶蒲湘雲，自粵來，僅習秦腔，知非時尚，不敢登塲，將謀教師，蒲嫌曰：可試觀滬上坤伶，雖佳者其師必佳，因從師在是矣。於是即延錦芳授焉。月酬信王家，且允滄臺台後，加酬月五十

元。

第一人也。妙香小生，氣概畫出，書生酸態身段念唱，均大方，南昆正生，無此人也。老生巨口吃重，善德霖扮正生，亦可觀矣。蘭芳所衣之蟒，銀鼠出手，是做清宮舊製，與俗也。

帆以冀盡得其秘，每唱一齣往延錦芳劇參合，其明年藝進出演大廟場，聲譽驟興矣。而男伶雪聰絕社，其名至今猶彰。仍延錦芳教他弟子，尚未登台者甚眾。伶王克琴，從而學之。王歲前有大名於京津，後為義助費敗去矣。今居滬復放延錦芳，開團金又過蒲湘芳教劇之名。雖蘭芳且羨之。

鴻雲蘭橋

(好春)

路雲蘭老二學產也。雪香鴻韻豐里，自其操業，即以年遷將近三十，而丰姿十八九歲許，常現草履，一服鏡且操英語，頗神頗趣。

『不必再說了，但她這病，究竟應該如何治法呢？』

他的妹丈說：『醫士說，須得開刀割

稗海

[illegible]

說紅樓

款。中跟萬民血。纏繞八大貧財之饕餮。

民胡以報之。投諸東海鯢。

(阿彌迦題)

年紀有六十歲光景，能操中國官話，他診視之後，便對溫子玉說：「你這位小姐的症勢，已極危險，是邪竄壞了肝腸去不成了。」

溫子玉今日已是有了悶悶了，並不可以為駭怪，即問：

白醫士笑說：『論理這種制治法是極平常的，並不危險，但在中國人眼裏不敢說，因為一來中國體氣弱，且一聽開刀先自怕了，神經既弱，每便自支持不住，往來病中過幾個月却不肯說實話，往往病已過了幾個月却對醫生說只有幾天，假使令全好的結果果然是半個月前發現的，當後悔也來不及了！』

他的妹夫說：『不然，刻了還可以治好？』

不割豈不是就誤了她性命？」

當下他們爭論的結果，是再請西洋醫生看過再說。

次日又延溫小姐到一個極著名的德國醫士盧吉查氏，居住中國已有二十餘年，

醜小姐
佳馬
佳壽卿
之佳公子也、以乏嗣故、喜老四壯健、有宜男相、每夕徵之、數月前、卽論

中見好，活潑未開，飛老四則馴養老五，一對
璧人深相戀愛，惟主政老二以飛
未娶多金往住，阻不令合，有注某者
相傳或司平陽為同鄉，亦容老五惑與
飛或司交，彼將失得，故謀之愈急，
比間以五千金為老五壽，遂以五
歸注五納處之，故彼此少忌，日昨即
初八日已迎歸矣，時適逢平陽亦至，
老四不欲其妹之先嫁，日促平陽為
築金屋，初五日，五之嫁期既定，且
洩於外，四促平陽急送三百金，以
六日至老五，許出三千三百金，以
車載四歸焉，徵聞老三得此於額已
遂將不復為費事矣，適蘭園之範，已
於前從此消滅，至此姊妹花之所
既皆為注姓，而又皆為皖籍，誠
為春申春界之一大美談，平陽志在
弄璋，實，再以北里名姝為憑，願
皆不償所願，且幸至於下堂，今以物
色多方，乃更於勾欄人物中，獲此宜
男之美眷，其志滿意得，又可知已，
率賦二詩，聊以為賀，

（平陽議安女伯注雲云未果，故戲
及之。）

打油詩
(半打)
(波瀾)

作牛馬可憐至極。身似如君一人中有語。李叔巖後。禮拜六有一告白云。六親殺母。監禁獄六之體體的譯音也。想媽媽疼李來難怪周郎瘦。勸月裁花手不停。片」謂為月官呼本。始月卡的小星獸。樂一遭得月官呼本。始月卡來無數女文豪。最近出版之婦女號括出自婦女手筆云。過人哉婚姻總「忙生湯餅筵進合悉杯。『婚姻總』後近又擬刊『生有號』矣。『包天

商務主人、乃別租小說題目、爲彙編之收
稿爲主、

使不敢
不過半
不能十
我說一
該談治
手、若
未完

以
命之稱
留地
不著花
以
羅氏之
無不遺
登拜

也、

○襟亞足下、承惠笑、一册及大函
、并謝之餘、名理賅貫意見、但翻閱
執筆諸人名氏、仍多爲海上小說界
諸家名、祇有欽佩而已、爲數多言、
惟斯册短小精悍、允推後起之秀、特
定價似較其他稍昂、此於營業上、或
無不遺憾、幸注意焉、除不白、
叔

○品報圖書館誌謝、游藝世界第十
三期書目、第廿號、星期第十八號
（大東書局）快讀婦女號、世界書
局禮拜六第一六八期、中華圖書

下、小金以配製行頭五、原約薪金、其
條件爲代製行頭五、原約薪金、其
業有成議、詎俄擬延方而央求尙小
雲回、三變已得小雲首肯、致琴心
之約、最無形取消、雖然琴心負心
才、不日埋沒、時即未實行、遲
早之間、必有下海之一日、聞其與某
芳影不離、儼若師弟、蓋與陳子
芳若醉梅、皆異友中之不專在唱者
也、